



831601

管子卷第二十一

明新安吳勉學

校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
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
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脩繕如
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
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
守

管子

卷二十一

一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
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
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
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
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
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
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
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

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
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
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
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
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
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
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
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
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

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
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
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
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
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馭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

管子

卷二十一

三

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

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
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
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
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
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
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
微賤者無所告譟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
利不盡舉則國貧踈遠微賤者無所告譟則下
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
正則不私近親不孽踈遠不私近親不孽踈遠
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
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
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
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
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
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
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管子

卷二十一

五

冬旣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必知其所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而成

不知所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

管子

卷二十一

六

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已也已之

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
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
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
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
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阨堵壞
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
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
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
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
令不再行

管子

卷三

七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
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
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
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
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

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

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邪化令往民移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

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
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
而姦止故曰叅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
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
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
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
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
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

管子

卷二十一

九

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
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
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
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䟽數之差使君德臣忠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
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非
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

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

管子

卷二十一

十

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

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故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亾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

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二

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

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亾之禍如此者亾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三

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今本不出謂之滅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願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

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四

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亾也故法度行

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五

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貪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策之以數則

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
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
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
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止所欲不
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
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
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
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
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
門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六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
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
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
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
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
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

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七

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欺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八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

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九

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

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賢主者有以法禁之則忠臣無功而邪臣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

忌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

管子

卷三

三

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

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

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
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亾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
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
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
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
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
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
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管子

卷三

三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
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
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
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
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
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
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
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

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
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
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
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
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
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
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
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
管子

卷三十一

十四

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
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
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
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
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
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

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
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
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
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
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
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
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
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
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
管子

管子

卷二十一

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
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亾穀失於時君之
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
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
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
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
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
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
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

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

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
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
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
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
庸故脩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
至於其亾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
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
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
管子

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
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
亾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
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
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
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
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
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
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

管子卷第二十二

明新安吳勉學校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

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壞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管子

卷二十二

二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
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
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
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
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筭之商日二百萬
十日二十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
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
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
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
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
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
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軹輦者必
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
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
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
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
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
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

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
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
推此人用之數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
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
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
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
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

管子

卷二十一

四

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
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
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
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
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亾先
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

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
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
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
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
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
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
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
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
管子

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

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廩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入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

管子

卷三十一

七

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

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

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

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

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

管子

卷二十二

十

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

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筭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脩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一

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何求於民桓公曰

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籬屑

糴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糴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歛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

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涓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馭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馭就歛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

管子

卷二十二

十三

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

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

軌

管子輕重八

管子輕重八

桓公曰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亾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人地之權亾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四

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叅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叅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壑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精廼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

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
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
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
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
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
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
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
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
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
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五

豐之筴數十六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
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
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
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
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
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
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

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

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
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
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
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
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
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
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蹶而窘然後置四限
高下令之疾徐敲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七

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
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
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
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
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卽見其時
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
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
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
謂君揀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楨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八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

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而藏諸泰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九

築室賦籍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今進退此之謂

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買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

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二息在國
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
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
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
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
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
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
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

管子

卷二十一

三

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
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歛財穀之重一也今
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
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
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
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
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
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
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境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民

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
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
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
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
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
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
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
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
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
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
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
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
亾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
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
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
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
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
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
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
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
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
三在上二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
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
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
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
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
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
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
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
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秦嗇而
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
夫高其壘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
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綃而貍之於地彼善

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
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
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
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
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
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
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
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管子

卷二十二

三五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
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
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
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
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
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
柰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
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
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

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
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
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
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
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
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
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
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

管子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
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
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
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
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
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
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
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

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筭公州之飾焉以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七

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管子卷第二十三

明新安吳勉學校

地數第七十七 其益天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

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管子

卷二十三

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

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
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
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
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
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
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
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
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

管子

卷二十三

三

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
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
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
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
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
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
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
萬終身毋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
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
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
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
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
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
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爲鹽正而
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
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今民毋得築垣墻
管子

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
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買必四什倍
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
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
菹薪煮泔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
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
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
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

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
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
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
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
出今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
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

管子

卷二十三

五

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
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
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
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
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
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
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
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
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

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

管子

卷二十三

六

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亾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亾其勢民失二五者亾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剗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

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入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

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
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
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思憂彈重五謀以隨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
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
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
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
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
管子

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
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
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
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限與限是與限是限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
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
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
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竒怪者彼輕重
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

管子

卷三十三

九

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氣盛其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一

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槌鑪鑿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

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

管子

卷十三

十一

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

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

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
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
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
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
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
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
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
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二

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擯民也輕重
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
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
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
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䟽滿之無食者予之陳
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
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

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
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
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
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
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
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
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
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
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
管子

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
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
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
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
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
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
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
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
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
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
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
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
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
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
管子

卷二十三

十四

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
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
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
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
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
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筭民無以與正籍
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
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
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

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管子

卷三三

五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

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積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

管子

卷二十三

十六

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鉅之數不得爲侈奔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鉅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

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

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墜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管子

卷三十三

十七

桓公曰弓弩多匡輶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輶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鴛鴦之舍近鴟雞鵠鵠之通遠鴟鴞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弓弩無匡輶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鴟鴞之所在君式壁而聘

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雞鵠鮑彼十鈞之弩不得業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弮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

管子

卷五十三

六

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圓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飲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

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

管子

卷之三

十九

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鞦韆千鍾之家

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比郭之毗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盡散金也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不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糴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

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
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
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
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
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
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
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
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

管子

卷二十三

三

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
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
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
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
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
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
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材交殷也故請取
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

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絀緣之籍去分而
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
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蒞次日大雨
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
以立爲天下王而盜食一代之限案育五食而盜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
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
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
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
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
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
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
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
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
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
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

不見親家族夫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
此不待戰而內敗公曰請問管仲曰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
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
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
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
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
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
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

管子

卷二十三

三

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
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
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
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
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
能散之耳請以今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
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
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
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

差肩而問曰吾不藉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筭者

管子

卷三十三

二十四

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筭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課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

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策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

卷二十三

三五

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

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
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服而
以爲幣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
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
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
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
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
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
後八千里之禹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
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
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
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

卷二十三

三六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四

山王金木無息草木以明新安吳勉學校

論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卷第二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踈疾怨上邊

管子

卷二十四

一

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仇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

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稭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

管子

卷二十四

二

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鉏一鎌一鑿一椎一銓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

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禩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管子

卷二十四

三

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鎡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

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不斂與也。四流而歸於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

管子

卷二十四

四

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母殺一士母頓一戟而辟方都
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
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
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
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
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
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
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
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
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
一人秉劔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
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
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
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
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
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

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
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
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
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
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
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
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
管子

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
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
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
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
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
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
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
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

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稼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

管子

卷二十四

七

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窳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窳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窳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窳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

澤山間垆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藉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
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
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
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
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
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

管子

卷二十四

八

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
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
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
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
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
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
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

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
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
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
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
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
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
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
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管子

卷二十四

九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
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
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
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
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夫輕重丙第八十二

林大輕重十五

四輕重丁第八十三

日農事輕重十六

史固石壁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

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壁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管子

卷二十四

十

菁茅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

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新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

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
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
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
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涉爲鹽梁濟取
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
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
受于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
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
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
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鏹
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
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
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
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人有鏹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
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
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

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五空周且益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三

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苳之於萊純錙緇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苳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苳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而夫四天子息之機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

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
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
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
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
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
曰孟春且至溝瀆阨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
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

管子

卷二十四

十四

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厦帷蓋衣幕
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
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
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
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
得如故此之謂國準龍闕於馬謂之陽牛山之
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
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
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

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禡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之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五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絋鷺鷥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絋鷺鷥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篴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

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崑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管子

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崑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

大給崑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蠱蚩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蠱蚩巨雄新冠五尺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七

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管子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

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三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

管子

卷二十四

十八

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三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

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
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
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
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
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
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
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
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
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九

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
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
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
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
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
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
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
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
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買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踈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

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鑕鑕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脗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數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蟲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管子

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螯也齒之有

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緋公服緋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緋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緋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緋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緋綺而踵相隨車

管子

卷二十四

三十一

轂鬻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緋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緋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魯梁其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

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
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
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
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
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
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垵也衆鳥居其上丁
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
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
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
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三

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莒其率曰徒之卒鑄
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
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
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
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
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千錢萊莒之

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

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穀
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
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
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
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
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
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
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五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
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
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
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
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
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
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
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

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
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亾一
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噐而賣之
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
山之械噐必倍其買天下爭之衡山械噐必什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噐不敢
辯其貴賈齊脩械噐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
管子
卷二十四
王
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噐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
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噐衡山之君告其相曰
天下爭吾械噐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
其本脩械噐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
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
齊脩械噐十七月脩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
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噐盡魯
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噐以
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鑿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擅權渠緄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

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衎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管子

卷二十四

三

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國書也天子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國書也天子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畤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篴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銜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管子

卷二十四

三九

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蒞入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

